

莫愁湖志

莫愁湖志自序

歲在癸丑李松雲方史出典江寧郡

事公餘多暇往來莫愁湖上輒

為金陵第一名勝惜其傾頽猶儻

為建茲觀金堂三楹又於湖西補

湖心亭雜植花柳以仍其舊歲

後招寮友宴賞六史先賦耀歌二



勝棋樂逍遙——

朱元璋與明初宮廷圍棋文化

■ 姜明翰

本文聚焦於明太祖朱元璋與圍棋的文化關聯，透過史料考證與民間傳說，探討圍棋在明初宮廷生活中的角色與象徵意涵。朱元璋雖出身寒微，卻在登基後展現對圍棋的濃厚興趣，不僅流傳「模仿棋必勝一子」等傳說，亦多次與劉基、徐達等功臣對弈，留下「金瓜救駕」與「勝棋樓」等佳話。然其統治中期又以「逍遙樓」等嚴酷手段懲戒民間棋賭之風，反映出皇帝個人性情與社會治理間的矛盾：既將圍棋視為權謀與修養的象徵，又懼其敗壞風氣而嚴加打壓。文章並細述相禮、樓得達等民間棋士入宮較技之事，勾勒出洪武年間皇室圍棋活動的興衰流變。結論指出，圍棋在朱元璋手中既是權術的隱喻，也是文化治理的工具，其矛盾態度實折射出一位草莽帝王在禮法與權力之間的複雜心性。

前言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圖1）是中國歷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開國君主。一方面，他出身貧寒，歷經元末亂世的艱苦征戰，平定江山後勵精圖治，開啓一代皇朝偉業；另一方面，他治國崇尚嚴刑峻法，性格中透出陰狠殘忍的一面。在正史記載中，朱元璋以勤政務實、鐵腕肅貪著稱，似乎與博弈這類逸情雅事無甚關聯。值得注意的是，圍棋自古被視爲「琴棋書畫」四藝之一，是文人雅士修身養性的必修技藝；孔子（前551-479）亦認爲與其終日遊手好閒，不如投身博弈以怡情悅性。¹圍棋這一傳統文化活動不僅具有娛樂性，更被賦予戰略演練和道德涵養的象徵意涵。透過史料的零星

記錄與坊間傳說，我們得以窺見朱元璋在弈棋方面鮮爲人知的興趣與作爲。傳言稱朱元璋精於弈事，擅長「模仿棋」戰法，有君臣對局的佳話流傳後世；又有他修建「逍遙樓」以懲戒沉迷賭棋之徒，以及驛召民間高手入京對弈等逸聞。這些有關朱元璋弈事的種種傳聞，勾勒出明初宮廷生活的一幅別貌側影。本文針對上述弈棋軼事加以考訂梳理，結合正史、野史及現代學術觀點，探討朱元璋與棋藝的關係及其所反映的歷史文化意義。通過對這些弈事的考察，我們將看到朱元璋對待圍棋態度上的矛盾：他一方面癡迷棋局，從中體悟兵法韜略，另一方面又視圍棋爲不務正業的不良嗜好而嚴加禁止。這種心態正是明太祖人格與治術的折射，值得深入玩味。

模仿棋與「必勝一子」傳說

朱元璋的棋力如何？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出身貧苦的他在二十五歲從軍前以行乞度日，連溫飽都成問題；此後十餘年戎馬倥傯，哪有閒情逸致研習弈棋？估計是四十歲登基後才逐漸迷上圍棋。古人常以兵棋相通，弈道與兵法頗有共鳴之處。²史載朱元璋天授智勇、雄才大略，能料敵制勝，³由擅於用兵這一點而言，朱元璋對圍棋內涵應有深入的理解，棋力不至於太弱。正所謂「棋道即兵道」，他將棋局視作沙場演練，以博弈領悟軍略智慧，也是理勢所當。

民間流傳朱元璋「必勝一子」的故事，根據明代魏瑛（生卒年不詳）《耕藍雜錄》的記載，朱元璋與人對弈，不論對方棋力高低，他最終必勝對手一子。其秘訣在於對局之初，朱元璋便預先在棋盤中央的天元位放上一枚白子（按古制白棋先行），此後無論對手黑棋如何落



圖1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冊 明太祖高皇帝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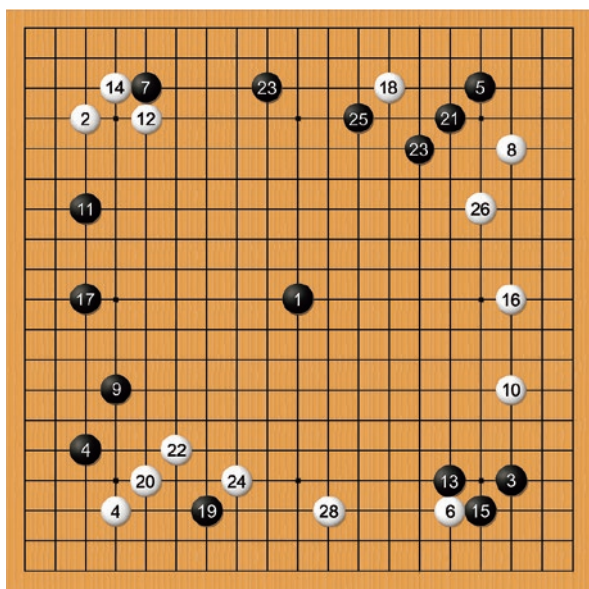


圖2 吳清源(黑)對木谷實(白)的現代模仿棋 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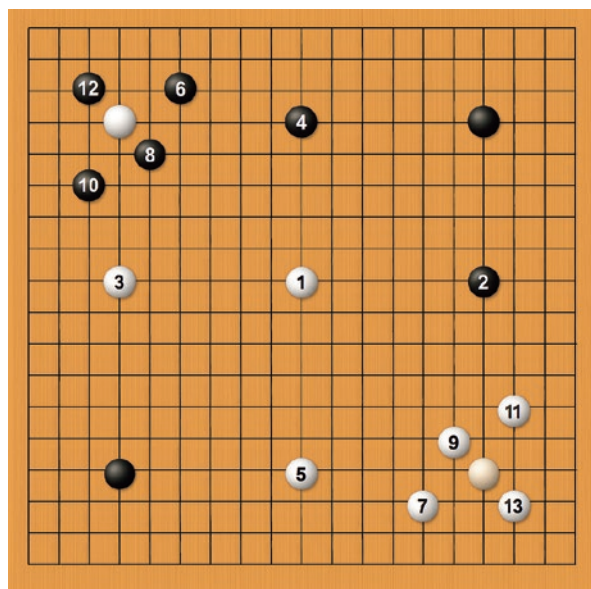


圖3 不合棋理失衡的局面(白棋變形大損) 作者繪製

子，他總以白棋在對稱的鏡像位置回應，每一手皆照此辦理，最終往往能以一子小勝。⁴魏瑛稱朱元璋善下「模仿棋」，並認為這與太祖性急、不耐深思的個性有關。所謂模仿棋，是一種圍棋戰術，以模仿對手的棋路為主，依照對方著子的對稱位置落子；相傳最早採用此戰法的是北宋蘇軾（1037-1101），因此中國古代又稱之為「東坡棋」。⁵然而並無史料能證明此戰法真為蘇軾所創，也沒有任何實戰棋譜流傳足以佐證朱元璋「必勝一子」的神跡。魏瑛本人曾和友人按此方法試驗，下了二三十手即寸步難行、局面受阻而不得不破局收場。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圍棋有「勢子」之制度，每盤棋固定以對角布局開局（即在對角星位各放兩枚棋子），與現代圍棋規則差異甚大；在古制下，無論持黑持白，實戰中都不可能達成現代規則下那種完美平行的對稱局（圖2），每每走不出幾手便出現不合棋理的失衡局面（圖3），可見

朱元璋「每局必勝一子」之說多半是後人誇張神化，或屬出於政治寓意的文學筆法。

儘管「必勝一子」的傳聞在棋理上難以立足，我們仍可從中領略其象徵意義。模仿棋戰法強調後發制人：對手先動，己方處處緊隨，通過後手模仿來牽制先手。這與朱元璋軍事生涯中多次運用「謀定而後動」戰略思想頗為契合，暗合他謹慎持重、穩紮穩打以克敵制勝的權謀韜略。或許正因如此，後世文人在杜撰太祖弈事時，借由棋局映射朱元璋駕馭權術的一種隱喻：他總能以巧妙的謀略在最後關頭勝出一籌，正如棋盤上那驚險的一子小勝般。這一民間傳說雖不足採信，卻反映出人們心目中朱元璋機智多謀、用兵如神的形象。棋局與戰場皆講究布局謀略、虛實相生，其「模仿棋必勝」故事雖非信史，卻折射出朱元璋「棋道即兵道」的共通思維，以及明初君主將兵法融入棋藝的有趣面向。

君臣對弈的宮廷佳話

戎馬倥傯之餘，朱元璋偶亦與麾下謀臣猛將對弈交流，留下了幾則君臣對弈的佳話。據學者統計，明朝開國功臣中劉基（1311-1375）和徐達（1332-1385）（圖4）皆精通兵法且擅長棋藝，堪稱文韜武略兼備之人。劉基博通經史百家，素以智慧過人著稱，相傳他善弈圍棋，常以棋理參悟戰陣變化。徐達則為明朝開國第一大將，精於排兵布陣，閒暇時亦喜好下棋消遣。可以想見，朱元璋長期與劉基、徐達等人並肩作戰、商討軍機，在耳濡目染之下逐漸染

上了對弈的興趣，很可能正是這兩位功臣在軍中啟蒙朱元璋習弈之道。換言之，圍棋成為明初君臣切磋謀略、休戚與共的一種媒介，朱元璋在與這些智囊良將博弈的過程中，既寄託君臣情誼，又汲取治軍之道，體現出他好學務實的一面。

朱元璋與劉基對弈的故事頗具傳奇色彩。《龍興慈記》中記載了一樁宮廷夜半棋局：某日深夜，劉基手持朱元璋御賜的金瓜「擊門錘」叩開宮門，請求與皇帝對弈解悶。對弈正酣時，突有急報太倉失火。朱元璋聞訊欲親赴救災，



圖4 清 馬士圖 《莫愁湖志》 明中山王（徐達）遺像 清光緒十七年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25998

卻被劉基勸止，堅持請皇上「且弈」，並建議先遣內侍前去查看。朱元璋半信半疑地依計而行，果然當他稍後趕到時，發現先行的內侍已暴斃車中。原來這是一起蓄謀的刺殺埋伏，幸虧劉基機警設局，借棋拖延了時間，才使皇帝避過一劫。事後朱元璋追問劉基何以料事如神，劉基回答夜觀天象發現異變，特來借下棋進諫；朱元璋又問是誰謀逆，劉基請他次日早朝留意衣著反常者。次日朝堂果見一臣身著緋衣，朱元璋下令拿問，只見此人袖中藏有一隻信鴿，因事泄未及放飛已悶死袖中，謀反之跡由此敗露。⁶劉基憑此妙計未動一兵一卒便協助皇帝粉碎了一場宮廷陰謀。這個充滿懸疑與機變的棋局故事雖出自野史傳說，不免渲染夸飾之嫌，卻展現了忠臣匡君、借棋進諫的巧思：劉基弈中有智、棋外有謀，借對局機敏地化解危機，凸顯出朱元璋與近臣之間過肝膽相照、互信互賴的情誼。

另一樁廣為流傳的君臣對弈佳話則發生在金陵（今南京）城外的莫愁湖畔（圖5）。相傳洪武年間（1368-1398）某日，朱元璋幸游金陵名園莫愁湖，值此良辰美景之際，忽發雅興，詔令大將徐達登湖心之樓與自己對弈。雙方旗鼓相當，戰至夕陽西下仍未分高下。殘局中朱元璋乘隙連吃徐達兩子，正自鳴得意之時，卻見徐達凝神遲遲不落子。朱元璋笑問：「將軍為何遲遲不著？」徐達起身答道：「陛下，此局恐怕要和棋收場了。」說罷他指向棋盤一角。朱元璋定睛細看，發現若徐達在所指之處落下一子，則自己盤上的一條大龍便被屠，導致全軍覆沒！朱元璋頓時驚出一身冷汗，方才的得意一掃而空。只見徐達躬身稟道：「請陛下細察全域。」朱元璋再度環顧棋盤，徐達巧妙地将黑子擺出了「萬歲」二字以表忠誠。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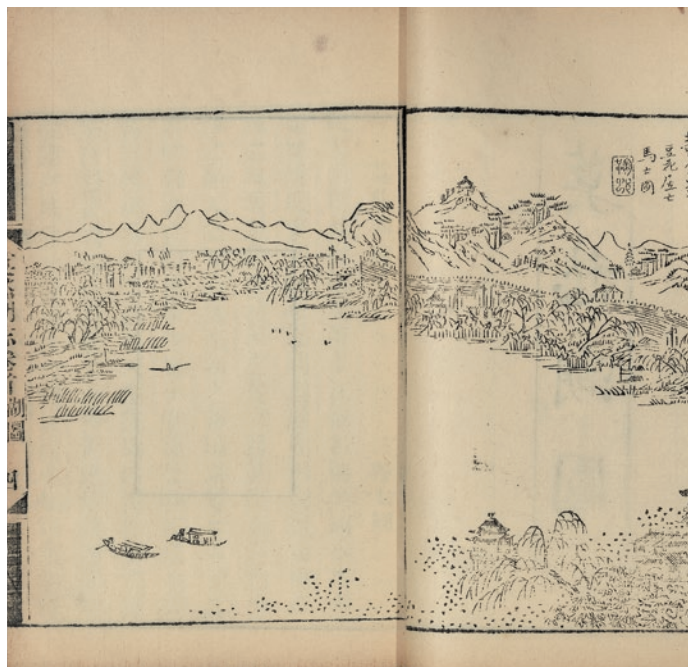


圖5 清 馬士圖 《莫愁湖志·莫愁湖圖》 清光緒十七年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25998

元璋龍顏大悅，當即轉憂為喜，不但免去了那一子的厄運，還將整個莫愁湖及湖中之樓賜予徐達，以嘉獎他的功績和忠心，特將那座樓閣命名為「勝棋樓」。⁷

勝棋樓故事固然帶有粉飾成分，實戰對局中要刻意將棋子擺成「萬歲」字樣幾無可能，表明這多是後人添油加醋的演義；但金陵莫愁湖自古號稱「江南第一名湖」，湖光樓影、人文蘊藉，歷代文人題詠不絕。「勝棋樓」至今巍然矗立於莫愁湖畔，成為這座古典園林中的一處著名勝跡。據記載，朱元璋當年還親筆撰寫楹聯賜予徐達以示褒獎，其聯曰：「破虜平蠻，功貫古今第一人；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後人亦有以「世事如棋，一局爭來千秋業；柔情似水，幾時流盡六朝春」為題的名聯，⁸將棋局興衰與歷史興亡巧妙融合。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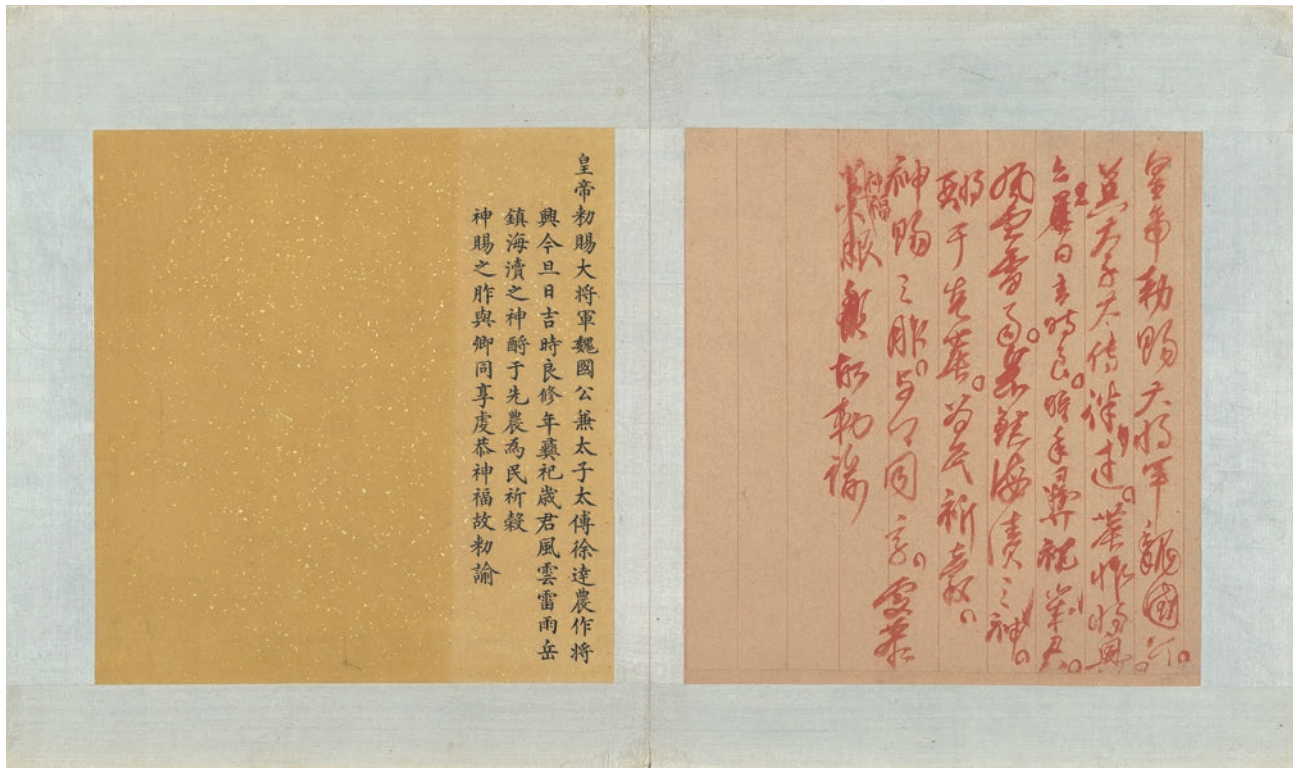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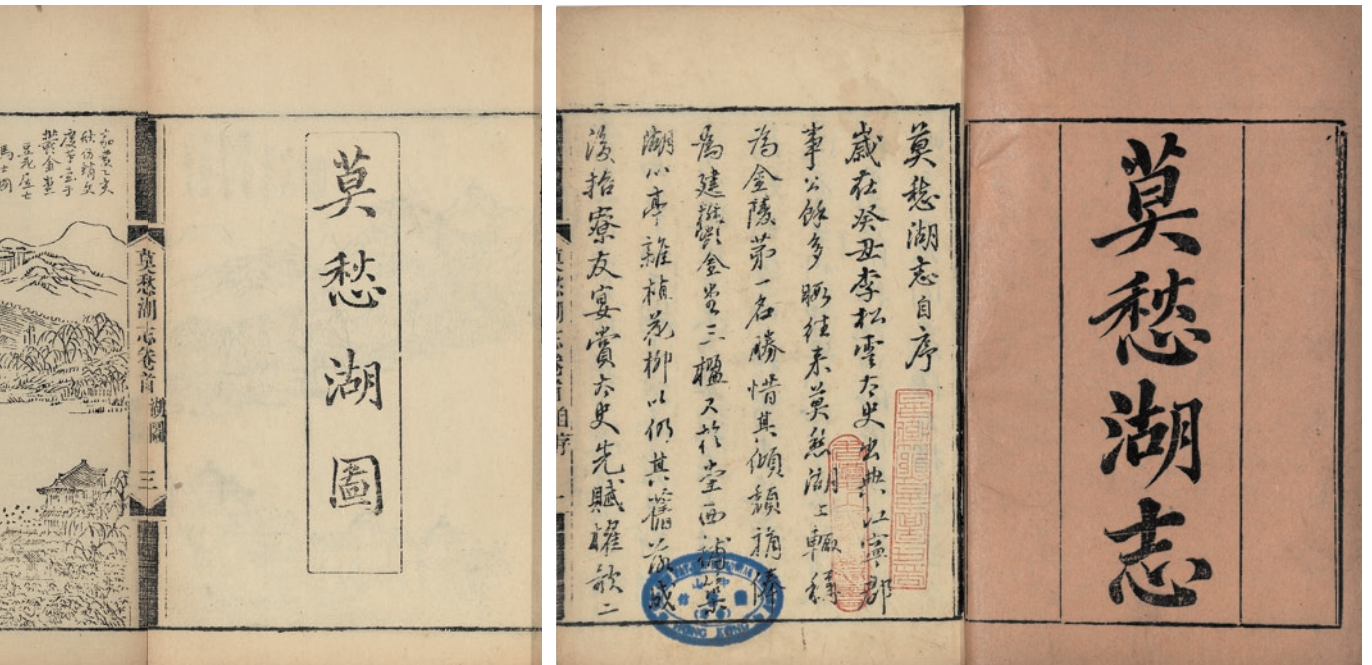


圖 6 本則勅令，講述太祖將祭祀後的供品賜予徐達共享之事，展現太祖對功臣的重視。
明太祖御筆（一）冊 皇帝勅賜大將軍魏國公兼太子太傅徐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書 000014

數百年間，徐氏後裔長期掌管莫愁湖的租佃收益，足見此一賜湖封賞在政治象徵與文化傳承中的深遠影響。

朱元璋與劉基、徐達對弈的故事，見證帝王與謀臣之間曾經的深厚信任與情義，也展現智囊良將借棋論道、寓教於弈的智慧（圖6）。即使未見於正史，它所傳達的君臣互動之趣味與義理仍有歷史真實的底蘊。畢竟劉基、徐達等人的確深得朱元璋器重，常能以直言諫諍觸動聖心；而朱元璋也並非自始至終都是剛愎嗜殺、猜忌多疑之輩，至少在建國初年與謀士共謀天下時，也有過肝膽相照、虛懷納諫的時期。君臣對弈的這些傳說體現了明初政治氛圍的另一面向：棋局不僅是智力與謀略的較量，更是一種忠誠表態與皇權認同的儀式。對局過程中恭敬進退、勝負之際的君恩臣節，儼然成為朝廷權力秩序的縮影，亦構成宮廷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在心懷存疑的同時，不妨將這些棋壇佳話視作理解朱元璋性格和早年朝廷風尚的佐證材料之一。

「逍遙樓」懲戒博弈之徒

朱元璋一生中最具爭議的舉措之一，當屬他對待棋藝和賭博的嚴厲禁令。洪武登基不久，太祖發現京師（金陵，即南京）城中遊手好閒之輩甚多，其中不少人終日沉迷於下棋賭錢、鬥雞走狗等逸樂。這些人大多不事生產，徒耗糧食，讓出身貧農的朱元璋深惡痛絕，認為長此以往將危害社會秩序和農業根基。為整治不務正業之風，朱元璋想出一計：下令在南京城淮清橋北岸、古青溪河畔，建造一座富麗堂皇的高樓，取名曰「逍遙樓」。據明人周暉（1546-?）《金陵瑣事》記載：「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游手遊食者，拘於樓上，

使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關王廟是其地基。」⁹這段文字點出了逍遙樓的處置手段和所在位置：原來朱元璋對那些違令聚賭、沉迷棋戲的閒漢，索性一網打盡，統統拘禁在這座表面上供人逍遙玩樂、實則暗藏殺機的高樓之中。

據明、清筆記和野史記載，逍遙樓內陳設齊全，備有各種棋具賭具，表面看可供人恣意娛樂，但樓中卻不存一粒糧食、半點水源，也無寢榻安歇，更有衛兵守住各個出入口，禁止任何人擅自出入。凡是被巡查發現違禁聚賭、下棋的遊民，一律擒拿投入逍遙樓中聽候發落。最初這些被關押之人只顧沉迷賭博嬉戲，不覺時光流逝，待到腹中饑渴難耐方才驚恐求饒，然而為時已晚：他們既逃不掉也無法填飽肚子，只能在這醉生夢死之地活活餓死。據另一說法，對那些被查獲賭博唱戲者，「聞有弦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¹⁰無論是哪一種方式，都可謂暴虐無道。通過這種請君入甕式的極端手段，朱元璋達到了斬草除根的效果。那些終日沉湎棋局賭坊的閒漢被相繼餓斃樓中，一時間京師的歪風邪氣為之大治。「逍遙樓」一事民間廣為流傳，足見朱元璋整飭社會風紀的鐵腕手段和複雜心態。一方面，他本人頗嗜棋藝，卻將民間下棋視同賭博，一併列為嚴厲禁止的不良嗜好；另一方面，他不惜設計陷阱懲治棋徒賭棍，展現出冷酷狠絕的一面。

朱元璋熱衷於通過立法整肅社會風氣，他頒布一系列禁令既包含道德教化用意，也反映了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和對失控局面的恐懼。禁弈令與逍遙樓事件正是明證：洪武朝廷擔心沉湎棋局賭博之風危及社會秩序和勞動力生產，於是採取極端手段杜絕此類消遣。然而，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雙

重標準，也揭示出朱元璋作為統治者嚴苛多疑而又自視特殊的矛盾心理。在整飭民間的同時，朱元璋對整肅軍隊的不良風氣也不遑多讓：凡軍中敢有學唱的、下棋的、打雙陸的、蹴鞠的，或割舌，或斷手，或卸足，或充軍發配，或剜目割鼻，或舉家流放不赦。¹¹ 這些酷烈刑罰在朱元璋看來皆屬「治亂世用重典」，與他動輒濫殺功臣、株連九族的行徑相比或許小巫見大巫，卻著實反映出他內在自卑多疑的人格，以及懼怕天下失控的深層焦慮。有學者分析朱元璋從卑賤乞兒到高高在上的帝王，其心理結構主要由三種焦慮構成：生存焦慮、成就焦慮和權位焦慮。生存焦慮令他對不勞而獲者嫉惡如仇，成就焦慮驅使他不斷挑戰自我、實現宏圖霸業，而權位焦慮則使他極端偏執、猜忌成性，乃至濫施酷刑、不近人情，由自信走向自卑，終成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暴君。¹² 逍遙樓事件與禁弈政策，正是這三重焦慮心態的極端體現：朱元璋擔心逸樂之風侵蝕國本，因而寧可錯殺無辜，也要以雷霆手段確保社會循他所設想的軌道運行。

明初棋壇盛事：相禮與樓得達會弈京師

諷刺的是，就在嚴令禁止民間弈棋的同時，洪武朝廷內部的圍棋活動卻相當活躍。朱元璋深悟圍棋觀人的妙用，將其視為識才察智的一種手段，並以此陶冶皇子，磨礪其心志，增益其才幹。他頒布禁弈令、設逍遙牢侍候好弈之徒，搞得京城附近民間棋壇一片沉寂，無人敢公開對弈；另一方面，他特別關照熱愛圍棋的皇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圖7），特地從江南各地驛召兩位圍棋國手相禮（生卒年不詳）與樓得達（生卒年不詳）入京對弈，以供皇家觀摩學習。這場棋戰遂成為明初圍棋史上最具有象徵性的一役，廣為傳頌。

據《松江府志》和《青浦縣誌》記載：¹³ 相禮，字子先，華亭（今上海松江）人，風趣多智，通詩畫而精於圍棋，可見相禮不但是技藝超群的棋家，亦是兼具文人身份的雅士。他曾奉召入京，與燕王朱棣對弈，並獲得御賜「龍弈具」，得到朝廷的肯定。樓得達則為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性情閒雅，博於文藝，精擅圍棋。《寧波府志》與《玉堂漫筆》皆記載他是當時棋壇重要人物，¹⁴ 與相禮並稱南北棋壇「雙雄」。太祖命二人在宮中對局，並暗令內侍於棋枰下置一紙，畫上朝冠束帶，作為勝者的榮譽標記。相禮自恃才高，輕視樓得達，對這位江南對手頗有蔑意，輕敵之下，未能發揮平生實力；樓得達則沉著應戰，最終連勝數局，贏



圖7 明成祖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12

得冠帶圖記。¹⁵一時間，樓得達名動京師，而相禮連吃敗仗，怏怏不樂。

觀乎相禮、樓得達京師爭霸這一盛事，可以發現朱元璋對圍棋的態度存在有趣的兩面：他表面上頒布嚴苛禁令懲治沉迷賭棋的遊民；另一方面，他對民間棋壇的頂尖人物依然充滿興趣與敬意，不惜破例召入宮廷讓他們一展身手。兩大高手在宮中會弈之舉轟動一時，遍傳天下，成為茶餘飯後的美談。這場棋局既滿足了皇室對子嗣圍棋教育的需求，又必然引發好棋之徒的羨慕和效仿，對明代圍棋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功。可以想見，在嚴酷禁弈的洪武年代，這樁皇家棋壇盛事無異於給民間暗夜投下了一束矚目的光亮，儘管一般百姓不敢公開下棋，但來自宮廷的示範無疑刺激了圍棋愛好者的熱情，為日後棋風的復興埋下了伏筆。

明太祖駕崩後，他設置的「逍遙牢」很快被撤除，嚴厲的禁弈政策也隨著新朝氣象而逐步鬆弛。明成祖朱棣本身雅好圍棋，曾得國手指點，不僅終身對弈自娛，更重視皇族子弟對棋藝的研習。他的弟弟甯王朱權（1378-1448）、太祖之孫周憲王朱有燾（1379-1439）、以及明宣宗朱瞻基（1399-1435）皆為棋道中人。隨著朝野上下對圍棋的共同熱愛與推重，圍棋在明代中葉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職業棋手開始活躍，棋譜著作紛紛刊行，棋風之盛歷代罕見。朱元璋在位時被壓抑的圍棋文化，此後獲得了反彈式發展，國手入京對弈的故事無疑奠定了明代棋壇復興的雛形與基礎。

結語

通過以上幾則朱元璋弈棋軼事的梳理，我們可以更立體地認識這位元明朝開國皇帝的性情和治國理念。首先，朱元璋之所以對圍棋產

生興趣，很大程度上來自創業時期與謀士武將們共事的經歷。劉基、徐達等人不僅是治國安邦的功臣，亦是精於弈道的高手。在耳濡目染下，朱元璋從他們那裡學會了下棋，將棋局攻守與兵法韜略融會貫通。圍棋成為明初君臣切磋謀略、交流情感的一種媒介，也體現出朱元璋好學務實的一面，他願意向棋藝高明之人請益，從中領悟治軍之道。其次，關於「模仿棋必勝」的民間傳說，應屬後人附會之作。古代棋規和實戰經驗均表明，完全依賴模仿對手並不能保證必勝，「執白先行終贏一子」的故事之所以出現，或許是文人借棋局影射朱元璋權術的一種隱喻。然而此傳聞在棋理上站不住腳，應該視作趣聞而非信史。

再者，朱元璋對棋藝的喜愛並未改變他對社會風氣的嚴格要求。即使他個人偶爾召集民間高手對弈比試，也始終認為沉迷圍棋有害社稷民生。他曾以逍遙樓等非常手段來禁絕遊閒棋風，表現出雷霆手腕和高度警惕。這種熱愛與憎惡並存的態度背後，是朱元璋自卑多疑的性格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統治心理。在鞏固皇權的考量下，任何可能分散臣民精力的嗜好都被他嚴厲打壓，即便那是他本人也頗感興趣的活動。至於朱元璋身後的餘響：由於他的嚴令禁制，圍棋在洪武朝一度式微。然而物極必反，他強力遏制的棋藝之風並未在明朝湮滅。永樂繼位後，洪武年的禁弈政策逐漸廢弛，皇室宗親和貴族子弟中好圍棋者日衆。明中葉還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朱元璋在位時壓抑的圍棋文化，此後獲得了反彈式發展。這從側面驗證了他當年對圍棋的管控只是一時之策，難以改變傳統文化雅趣流傳久遠的規律。

綜上所述，對朱元璋弈事的考察揭示了明初政治與文化生活交織的一面。圍棋作為傳統文化「四藝」之一，在治亂興衰的夾縫中依然頑強延續，帝王個人性情喜惡的影響也可見一斑。朱元璋對棋局的鍾愛與禁絕的矛盾，反映出他治國理念中寬嚴並濟卻剛愎多疑的複雜特

質。通過對朱元璋弈事的研究，不僅豐富了明代宮廷生活史的細節，也為理解這位開國帝王內心世界提供了新的注腳。透過棋盤上的黑白搏殺，既能領略朱元璋治國用兵的謀略智慧，也能體察他性格深處陰暗狠戾的一面，這正是「人生如棋」、「世事如棋」的絕佳歷史驗證。

作者為育達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註釋：

1.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參自（東漢）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論語疏注·陽貨篇》，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據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影印），冊8，卷17，頁10a-10b。
2. 圍棋與兵法的關係極為密切，自東漢以來，以兵法詮釋圍棋者代有人出，如（東漢）桓譚云：「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參自《桓子新論上·言體第四》，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冊1，卷13，頁540。
3. 《明史·太祖本紀》云：「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為漢、唐、宋諸君所未及。……帝之雄才大略，料敵制勝，率類此。」參自《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2），冊1，卷3，頁66。
4. （清）魏瑛《耕藍雜錄》所云，參自（清）梁章鉅，《浪跡三談》，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3），20編，頁5470-5471。
5. 張如安，《中國圍棋史》（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頁302。
6. （明）王文祿，《龍興慈記》，收入繆鉞等編，《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549-550。
7. 此據殷偉，《再話圍棋的故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頁124。
8. 此聯出於麓山樵客或朱元璋，詳龔聯壽編，《中華對聯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頁26。
9. （明）周暉，《金陵瑣事》（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3，頁355。
10. （清）李光地云：「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絃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參自《榕村語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子部，冊725，卷31，頁350。
11. 參自（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國初榜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子部，冊24，頁458-459。
12. 朱元璋屠殺功臣，大興酷刑，已至喪心病狂的程度，詳岳曉東，〈帝王的自卑——談朱元璋的人格悲劇〉，《校園心理》，2005年7期，頁34。
13. 「相子先，華亭人。滑稽多智略，能詩善畫，談論縱橫不窮，尤精於奕棋，當世無敵。洪武中，召至京，厚賜遣還。誠意伯劉基，嘗為文贈之。」參自（明）顧清等纂，《江蘇省松江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30，頁1444；「明相禮，號子仙，浙籍，僑居七寶鎮。滑稽多辨，詩畫皆能之，兼善弈。洪武中，召至京，燕王與對弈，賜有龍弈具，劉基贈以序。」參自（清）黎庶昌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22，頁1469。
14. 「明樓得達，鄞人，性尚閒雅，博於文藝，於奕稱專門。永樂初，驛召至京，偕江陰相子先入觀。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得達蔑如也。上命二人對奕，顧中官祕取紙，畫冠帶置局下。得達累奕累勝，遂啓而視之，命吏部給冠帶。」參自（清）曹秉仁纂，《寧波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31，頁2368；（明）陸深云：「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為第一，奕棋以江陰相子先為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參自氏著，《玉堂漫筆》，收入《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頁5。
15. （明）陸深，《玉堂漫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95，頁118。